

文稿

論《西遊記》及其續書的創作背景及淵源(上)

翁小芬*

【摘要】

《西遊記》以唐玄奘西行取經的史實為基礎，歷經長時間的神化演繹而成，在內容與形式上，傳承先秦寓言、志怪傳統、神話、傳說、歷史故事、說話、平話、戲曲、佛經翻譯等創作，又雜糅政治、社會、宗教等因素，促使小說富於虛幻想像的特色，也增加作品更多解讀的空間。因此，本文以《西遊記》為主，兼論其三本續書，包括《續西遊記》、《西遊補》及《後西遊記》，論述其創作背景及淵源，期能對《西遊記》文學有更全面的認識。

【關鍵詞】西遊記 續西遊記 後西遊記 西遊補 創作背景

前言

明代中期以後出版業發達，書坊間競爭激烈，其肇始的主要原因，乃在於人們對於文學喜好與文學觀念的改變。一方面，傳統文士視小說為「小道」之觀念已逐漸扭轉，希冀能透過文學的創作與實踐來肯定小說社會教化的功能。二方面，文人一改過去篇幅短小的小說模式，與文學性低的創作模式，促使章回小說體式趨向成熟，藝術水平亦大幅提升。三方面，書商們為了賺錢與牟利，拋棄舊有觀念的束縛，紛紛以新奇有趣的題材來滿足市場的需求，而不再認為通俗小說的內涵應等同於講史演義，或認為只有講史演義才值得編撰與閱讀。由於這些原因，造成文學創作者為了投其所好，改以奇特多變的新鮮題材來書寫，也間接引起通俗小說的創作與盛行。¹

對於書坊以賺錢牟利為目的，而不注重小說品質的亂象，余象斗曾作出強烈的批評：

不佞斗自刊《華光》等傳，皆出予心胸之編集，其勞鞅掌矣！其費弘巨矣！乃多為射利者刊，甚諸傳照本堂樣式，踐人轍迹而逐人塵後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無恥，與異方之浪棍，

* 修平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¹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4月），北京第1版，頁369。

遷徙之逃奴，專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襲人唾餘，得無垂首而汗顏，無恥之甚乎！²

從余象斗的批判中，可以看到明萬曆出版事業的蓬勃與興盛，這是通俗小說盛行後促使書坊主推波助瀾的結果。在人們對於通俗小說觀念的改變以及喜好、書坊間的商業競爭，以及發達的傳播機制下，使通俗小說走向全盛時期。

同時，《西遊記》及其續書受到中國文學的志怪傳統及明代中葉宗教、文化思想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文化藝術特徵，它們融合了宗教想像與時代精神，為小說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建構出一個光怪陸離、佛道雜糅的神佛仙鬼世界。並且從中穿插了現實政治與宗教的紛爭，使小說在宗教的想像基礎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現實意味，形成一種獨特的表現方式。

並且，在文人追求趣味與民間的宗教想像下，小說充滿了人們對未知神佛世界的猜想與憧憬，而這種猜想，一方面促使文學中的神佛形象與神仙世界浸潤著世俗氣息，充滿了人世間的喜怒哀樂，拉近人間社會與神佛宇宙的距離。一方面，也促使小說有別於上古時期的神話文學，夾雜著儒教倫理觀念、佛道宗教勸誡及文人的批判意識，使小說在的趣味性、思想性，以及民間文學的世俗性、娛樂性的交織下，表現出一種奇幻、質樸、輕鬆，不失厚重的美學風格。

因此小說創作由史傳傳統重視教化功能，講求真實性，朝向寫作藝術的發展，使文學的虛構性及娛樂性日漸為小說家及批評家所重視，以滿足讀者尚奇好怪的閱讀趣味，這對充滿神怪色彩的小說也有著推動的作用，而這些因素與背景也是促成《西遊記》及其續書成書的原因。

關於「續書」，李忠昌對「續書」作了明確的界定：

是以原書的某些情節、人物為緣起，進而沿原書脈絡作出種種不同的延伸擴展，從而創作出與原書既相關聯又不相同的小說。這個含義，就是學術界所說的狹義續書。³

更詳盡地說，所指的是中、長篇通俗小說的續書，不含短篇文言小說的續

² 吳元泰著、余象斗編：《八仙出處東遊記》之〈引言〉，見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³ 李忠昌：《古代小說續書漫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頁14。

書。不僅與原書的人物和情節有著明顯的因果延續關係，而且作者明確提出，是爲了接續前書而創作的。例如《續西遊記》從《西遊記》第九十八回首「卻說唐僧四眾，上了大路」開始續寫，將《西遊記》自第九十八回至一百回作一番改寫。《西遊補》穿插於《西遊記》第六十一回「孫行者三調芭蕉扇後」及第六十二回「縛魔歸正乃修身」之間，描寫鯖魚精夢迷孫行者，使行者入鯖魚精腹內而不自知，進而產生幻境，歷經「三界六夢」後被虛空主人幻醒，最終打殺鯖魚精，隨後繼續跟唐僧前往西天取經之故事。《後西遊記》續寫唐三藏取經返回唐後，佛經因前次取經未能將真解求取，無法濟世度民，於是唐半偈、小行者、豬八戒、沙致和和龍馬赴西天求取真解，其主要角色都是《西遊記》人物之後輩。《續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的人物和情節皆與《西遊記》有明顯的因果延續關係，可見三書皆屬《西遊記》之續書。

今觀《西遊記》及《續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的內容，發現其與明代政治、宗教、社會、思潮，以及中國文學有極大的關聯。茲以此作爲研究範圍，希對《西遊記》及其續書創作的背景及淵源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從此四部小說文本中，舉出相關事例作爲論證說明之依據。

以下將從政治、思想、文學三方面著手，冀能由文學創作背景中看出《西遊記》及其續書與中國文學演變的淵源。

一、政治黑暗腐敗

明代中葉以後，宦黨爲害甚烈，政治日趨腐敗，民生艱辛，經濟凋敝。在大禮議事件後世宗與諸臣產生嚴重齟齬，政治氛圍逐漸形成迎合皇意與捍衛道統之對抗⁴，加之建言忠臣動輒下詔獄、跪午門、施廷杖，使得忠臣不敢直言，以免招來禍害，對此風潮之轉變，趙翼曾揭露：

統觀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後風氣亦不同。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監，朝廷風氣淳實，建言者多出好惡之公，辨是非之正，不盡以矯激相尚也。正德、嘉靖之間，漸多以意氣用事，張璁所謂言官徒結黨求

⁴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21（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 版，「佞倖」之「士人無賴」條云：「嘉靖初年，士大夫尙矜名節。自大理獻媚，而陳滉、豐坊之徒出焉。比上修玄事興，群小託名方技希寵，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俱以煉藥貴顯。……當時諂風濤天，不甚以爲怪也。」頁 541～542。關於大理議事件始末，可參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50〈大理議〉；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王記書坊，1984 年），卷 31〈大理之議〉等。

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⁵

因此知識分子紛紛藉文學以寄託心中的憤慨與譏諷，如趙南星的《笑贊》、陸灼的《艾子後語》、馮夢龍的《笑府》等，都是寓諷刺於詼諧的寓言笑話專集。而清朝也出現了石成金的《笑得好》、方飛鴻的《廣談助》等皆屬之。

關於明清政治的黑暗與腐敗，本文輔以《西遊記》及其續書之蛛絲馬跡一同論之，以期能更明確看出小說中的社會政治背景。

(一) 專制集權宦官弄權

明朝是一個君主集權的時代，明太祖朱元璋北逐元虜，定鼎海內，開啓明代三百年的歷史，但中葉以後，帝王倦勤國事，耽溺女色，好房中秘術。朝政又由權臣把持掌控，導致世風敗壞，驕奢荒淫，使得文官貪風不息，武官愛財惜命，此歪風蔚爲風尚，因而促使明朝國勢日益頹落衰敗。⁶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權極一時，矇上欺下，明太祖因而廢相，獨攬大權，以預防權相造反，卻反而造成宦官弄權。明武宗（年號正德，1506-1521）寵信宦官劉瑾，任用江彬等佞臣，荒廢朝政，使國家根本逐漸動搖。⁷明世宗（年號嘉靖，1522-1566）時，嚴嵩父子專權禍國最甚，

⁵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 35（台北：王記書坊，1984 年），參見〈明言路習氣先後不同〉，頁 804。

⁶ 明代由盛而衰，約於成化至正德間，成化爲憲宗年號，正德爲武宗年號。憲宗因迷信僧道、寵任太監，終生沉溺於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的誘惑之中，導致國勢日衰。而武宗初寵劉瑾、淫樂豹房、賢良盡斥，使得各地動亂紛起，以致發生寧王反叛事件，在軍需浩繁下，促使政治與經濟惡化，民間生計受到影響。參見陳捷先：《明清史》（台北：三民書局，1990 年），初版，頁 65。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16（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6 月），臺 1 版，參見〈武宗本紀〉，云：「贊曰：明自正統以來，國勢寢弱。毅皇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戲，暱近群小，至自署官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是以朝綱紊亂，而不底於危亡。」頁 213。

⁷ 陳洪謨：《繼世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其卷 1 中云：「正德元年丙寅（1506），上嗣位，尙在童年。左右嬖幸內臣日導引以遊戲之事，由是事朝寢遲，頻幸各監局爲樂，或單騎夾弓矢，徑出禁門彈射鳥雀，或開張市肆，貨賣物件，內侍獻酒食，不擇粗精俱納。大臣科累有章疏，皆不省。」，頁 69。陳捷先於《明清史》中亦言：「武宗即位後不久，便在太監劉瑾等人的誘惑之下，終日嬉戲，朝廷重臣劉健等交章諫阻，全然無效。正德元年，中樞正直高官幾乎先後被罷歸殆盡，而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谷大用分掌東、西廠。」又「正德二年八月，武宗受宦官誘惑，在西華門外，築宮殿並造密室於西廂，稱爲『豹房』。內有番僧與教場司樂工，朝夕處其中，恣意爲淫樂。從此國家大事，多交劉瑾處理。劉瑾的

嚴嵩初於弘治年間以進士入仕，後以擅寫青詞蒙寵世宗，竊權罔利長達二十年；其子嚴世蕃亦貪橫淫縱，挾權私擅爵賞，公然收賄賣官，使正直之士沉抑下僚，諂媚貪賊之徒反居上位，仕宦風氣大為丕變，居官掌權者爭相納財營利，仗權行不法。神宗萬歷仇恨東林黨，削籍顧憲成。熹宗時又寵信魏忠賢，內外大權皆由魏忠賢掌控，其恣意妄為，所掌東廠威虐橫行，明朝至此，朝內朋比為奸，形成黨同伐異的局面，不可收拾。故明朝之覆亡，實與宦官相終始。其後的清朝為外族統治，以集權鉗制思想，尤其乾隆時大興文字獄，使眾多士人噤若寒蟬，下筆不敢直書。諸此，士人們或藉文學抒發心中不滿，或嘲諷政治黑暗，皆以曲筆代之。

觀宦官干政，當以世宗時期最為嚴重。世宗長期不臨朝政，嘉靖二十一年終於發生壬寅宮變，劫後餘生的二十餘年將國計大權委任於嚴嵩、陶仲文等少數權臣要士。但長期的權柄旁落之下，卻衍生出權臣貪賄亂政，諂媚者奉承阿諛之亂象，導致政治、社會亂象叢生，讓明朝國勢走向不可挽回的局面。

嘉靖時期，嚴嵩與子嚴世蕃貪淫無度，挾權公然鬻賣官爵，使諂媚貪賊之徒居上位，而正直之士反沉抑下僚。對嚴氏父子索賄官員，鬻賣官爵之事，《明世宗實錄》中曾載：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壬寅，御史鄒應龍劾奏：「大學士嚴嵩子、工部侍郎嚴世蕃，憑席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群醜競趨索價轉錐。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須治元以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末職，群邑小吏而賄以千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索涯際耶？至於交通藏賄為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⁸

而對此丕變之仕宦歪風，居官者競納財營利，執事者倚仗權柄之亂象，刑科給事吳時來更直言：

專擅與貪婪，比英宗時的王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一直排斥異己，援引私黨，並對朝廷中的官員，視同奴僕，稍不如意，就被杖罰、跪枷，或著下獄處死。他又設內廠，自作威福，並利用這個機關來敲詐勒索，真是狂妄殘虐到了極點。」，參見陳捷先：《明清史》（台北：三民書局，1990年），初版，頁62。

⁸ 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509（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刊本縮編），頁8386～8387。

嵩輔已二十年，文武進退，悉出其手，又私令其子世蕃入直為之票擬章奏，納賄招權，九邊臣苴索入世蕃處後達嵩所。遠則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近則楊順、吳嘉會，接剝民膏以市私交，虛宮帑以實奸竇。⁹

由此可之索賄媚上之弊象已在官場中漫延擴散，淪為個人私利競奪之場域。

吳承恩曾於〈賀學博未齋陶師膺獎序〉中，針對此媚上貪利之歪風做出嚴厲的批判：

……夫不獨觀諸近世之習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陳詞，心悸貌嚴，瞬間萬慮，吾見臣子之於太上也；而今施之長官矣。曲而跽，俯而趨，應聲如霆，一語一僂，吾見士卒之於君帥也；而今行之縉紳矣。笑語相媚，妒異黨同，避忌逢迎，恩愛爾汝，吾見婢妾之於閨門也；而今聞之丈夫矣。手談眼語，講張萬端，蠅營鼠窺，射利如蟻，吾見駟僮之於市井也；而今布之學校矣。……¹⁰

「匍匐拜下，仰而陳詞，心悸貌嚴」、「曲而跽，俯而趨，應聲如霆」、「妒異黨同，避忌逢迎，恩愛爾汝」、「手談眼語，講張萬端，蠅營鼠窺，射利如蟻」等描寫，生動勾勒出一群攀龍附鳳，恣意奉承者醜陋的面貌。

天啓崇禎年間，魏忠賢掌握內廷大權，染指朝政，擅作威福，為所欲為。《明史》載：

歲數出，輒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鏡鼓鳴鏑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靴袴握刀者，夾左右馳，廚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屬以萬數，百司章奏，置急足馳白乃下。……客氏居宮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歸私第，騎從赫奕照衢路，望若鹵傳。忠賢故駿無他長，其黨日夜教之，客氏為內主，群兇煽虐，以是毒痛海內。¹¹

《西遊補》為姦臣造冊，殘害忠良，亦頗有隱射。如第九回，董若雨體察奸臣誤國，為了一洩千古不平之氣，將行者化作閻王，審刑秦檜於幽冥，此專柄的秦檜，似為魏忠賢的寫照。

⁹ 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 457（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刊本縮編），頁 7740。

¹⁰ 楊家駱編：《吳承恩集》（台北：世界書局，1984 年），初版，頁 70。

¹¹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350〈魏忠賢傳〉。

（二）內憂頻仍外患危殆

天災是造成明朝衰敗的另一個原因，這也是明世宗嘉靖一朝最重要的內憂。世宗在位四十五年，天災異象不斷，如水潦、火災、恆暘、恆風、雷震、雨雪殞霜、蝗蝻、牛禍、豕禍、山頹、風霾晦冥、毛蟲之孽、冰雹、地震、年饑、疾疫、人痾、牛豕之禍等無年不有，造成人民心生恐懼，精神及財產受到極大的威脅。¹²

在天災紛擾之下，世宗又聽用仇鸞、丁汝與嚴嵩等人錯誤的對邊政策，加上兵制疲弊敗壞，導致後期北方邊費終歲支出竟高達全國兩年總稅收之多，然而，邊費再多仍無法有效抵禦外侮連年的侵擾。¹³自明朝初期已出現的倭寇，由於世宗舉棋不定的抵禦策略，導致東南沿海造成嚴重的損失，加上佞倖當道，嚴嵩所舉用的趙文華等將，藉討邊之名，行貪贓之實，導致倭寇侵擾日益嚴重。張翰《松窗夢語》之〈東倭紀〉中記載趙文華奉旨平倭寇卻行私欲之事：

天子（案：明世宗）遣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貪鄙無厭，所至騷擾。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刮官庫富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為功，以功為罪。……然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加派軍糧，截留漕粟，迫協富民，釋脫兇惡，濫受官職，浪費無經。其為軍旅之用，纔十之一者。征調漢、土兵官，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之兵，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為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數年不息。¹⁴

又對官吏臨敵怯弱的態度予以嚴厲撻伐：

¹² 從張廷玉等撰之《明史·世宗本紀》、《明史·五行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及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世宗崇道教》（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中，知明世宗在位年間天災無年不有。

¹³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78〈食貨志〉：「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師，增兵設戍，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五萬，戶部尚書孫應奎蒿目無策，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於是始。嗣後，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為一切之法，其箕斂財賄、題增派、括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頁1901~1902。又余繼登：《典故紀聞》卷17中載：「嘉靖七年，提督團營官查上十二營官軍原額一十萬七千有奇，今止五萬四千四百有奇，馬原額一十五萬二百餘匹，今止一萬九千三百餘匹，且其中病憊瘵疾者過半，營務廢弛，莫甚此時。」（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版，頁304。

¹⁴ 張翰：《松窗夢語》卷3〈東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59。

庚戌，俺答入漁陽塞，犯京師，焚劫至西直門，窺陵寢，掠教場。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召勤王兵。俄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詔拜大將軍。又五日，遼東、宣府、山西兵悉至，獲諸將軍凡十餘萬騎。虜前後剽掠男女、金帛、財物、捆載巨萬，徐徐從東行。諸道兵相顧駭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境而已。乃收斬遺稚逃降八十餘，已捷聞。……權門大吏，寵賄日章，文武大臣，多受誅殛。戰守無策，專事蒙蔽矣。¹⁵

由上可見明世宗時天災人禍重重，內憂外患不暇，尤其是政治腐弊，令人詬病至極。

明末流寇肆虐，於強敵壓境之下又值荒年，導致叛卒、饑民結夥群起，加上奸相當國，殺熊廷弼、左光斗、楊璉等忠臣，明思宗時礫忠將袁崇煥，用奸臣周延儒、溫體仁，造成人心思變，道德腐敗，李自成、張獻忠等寇賊乘機作亂，撲北京，洪承疇、吳三桂又相繼降清，引清兵入關，終使明朝在烽煙遍地，民不聊生之下改朝易主。

《西遊補》第九回，嚴刑秦檜、皈穆王、拜岳飛、言盡忠報國諸情節，這些似是作者在國勢危殆之下，對良將忠臣與國家中興的引頸期盼。

（三）科舉取士之害

明季科舉沿唐宋之舊，以八股文取士，作文的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專以四書及五經命題。每三年舉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午未年會試。考試分三級進行，童生先於州縣級考試，中試者稱為「秀才」或「生員」，取得省試，即鄉試的考試資格。鄉試中試者稱為「舉人」，取得禮部考試，即會試的資格。會試中試者再經皇帝親自「殿試」，欽點進士。進士分一二三甲發榜，一甲三人，為「狀元、榜眼、探花」，統名為「賜進士及第」。二甲取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亦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進士皆由朝廷任官。通常，狀元授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知官、知州、知縣等官。¹⁶

八股文之文體，需對仗工整、平仄抑揚、合於聲律、起承轉合不苟，

¹⁵ 張翰：《松窗夢語》卷3〈北虜記〉（北京：中華書局），頁51~52。

¹⁶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70，〈選舉二〉。

且文章應委婉而不直率，虛實相生、正反相對，富麗而不浮華，還要言之有物，故其難度極高。¹⁷可惜後來因八股陳套定格，囿限真才，遂漸失去科舉本意。

在科舉制度之下，文人多為仕而學，由於錄取名額有限，許多士人干謁奔走，徇私舞弊，只為了實現金榜題名的夢想，使得科場成為舞弊之所。在科舉考試當中，挾帶書籍或文章、賄賂或巴結權貴、代考、假冒籍貫等，都是科場舞弊的方式。¹⁸

明代董若雨鑒於此，於《西遊補》第四回中，假行者之言以抒發對科舉不滿之胸臆，言：

老孫五百年前，曾在八卦爐中，聽得老君對玉史仙人說著文章氣數，……老君道：「哀哉！一般無耳無目無舌無鼻無手無腳無心無肺無骨無肋無血無氣之人，名曰秀士，百年只用一張紙，蓋棺卻無兩句書，……，你道這箇文章叫做什麼？原來叫做紗帽文章。會做幾句，便是那人福運，便有人擡舉他，便有人奉承他，便有人恐怕他。」

科舉作為一種選任官員的政治制度，本是基於選賢佐治之目的，但後來為了利益，奉承阿諛，失去文士的風範與氣度，足見董若雨對科舉失望之深切感慨。

從小說史來看，文士對明末清初的社會政治是極為關注的，因此出現許多反映現實政治的小說，而這也說明了明末文人已有意識地用小說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

（四）逐利拜金奢侈相競

嘉靖、萬曆時期，社會風氣發生巨大變化，由於商品和貨幣的誘惑，社會各階層都出現逐利和奢侈的風氣，這種追逐金錢的社會風氣，使得商人們追求營利，農村也出現棄農求商的傾向，時人林希元於氏著《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二說：「今天下之民，從事於商賈技藝、遊手遊食者十而五六。」申時行亦言：「人競錐刀，逐駟僮仰機利而食。」（申時行：《賜閑堂集》卷十七，〈澗墅關修堤記〉）社會上下競相逐利，人際關係以錢為標準，「年紀不論大與小，衣衫整齊便為尊。恐君不信席前著，酒來先敬有錢人。」（朱載堉，《山坡羊·歎人敬富》）地主官紳也競相追逐金錢，營私枉法，許多

¹⁷ 綦曉芹：《科舉》（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頁21～22。

¹⁸ 綦曉芹：《科舉》（重慶：重慶出版社），頁54～62。

官僚把仕途當作權錢交易的籌碼，所謂「方巾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惡，計大小、計貧富、計遲速」（周順昌：《燼全集》卷二，〈與朱德升孝廉書〉）學子爲官，以及士大夫之清廉皆蕩然無存，「初生員見學官則稱老先生，自稱先生，今則老師門生，始變於諂媚，乏昔日樸茂之風矣。」（許敦侏，《敬所筆記》）昔日士大夫之清操廉恥，已轉爲諂媚請託之風。¹⁹

《西遊記》第九十八回，阿儼、伽葉藉引領唐僧看經之名，向其索取人事費用，佛祖知道此事，非但不生氣，反而予以意見，可見明朝爭相逐利的社會風氣。又《續西遊記》第二十一回，三昧長老貪婪，喜銀錢米布，好向人乞化。《後西遊記》第五回，描繪了佛門弟子聚斂施財，搖惑愚民。又第三十六回，蓮花村的冥報和尚，以佛法行騙村民，讓村民們妄想能得富貴繁華。都是追求金錢貪婪成性的表現。

（五）沉溺宗教迷信

明世宗爲了鞏固皇權，加上連年天災人禍不斷，又懲於武宗盛年無子²⁰，時值英年的他竟也多年毫無音息，故對子息繁衍有著強烈的執著，在多方焦慮惶恐之下轉而從旁求助於宗教，以尋求契機，不僅重用邵元節、陶仲文等方士，舉行鋪張無度之齋醮祭典，並以個人需求爲由，大力興建雷霆洪應殿、大高玄殿、萬法寶殿、芝宮等與宗教相關之宮殿，促使財政問題日趨嚴重。其大力推崇道教，追求長生延年，篤重房中術及房中祕藥，並對釋教進行大規模的排抑行動。²¹

關於明世宗崇道長生之事，可從《西遊記》的幾個事例，並參照史料以一窺端倪。

1. 比丘國王採「小兒心肝」爲千年不老之藥引

《西遊記》第七十八回，比丘國丈以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的心肝煎

¹⁹ 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頁401~418。

²⁰ 明武宗（1506~1021）在位16年早逝無嗣。正德十四年秋九月，武宗獨乘一舟漁於積水池中，舟覆墮地，遂染疾不癒。隔年春三月，崩於豹房，年僅三十一歲。見張廷玉等撰之《明史》卷16〈武宗本紀〉。

²¹ 參閱張廷玉：《明史》〈世宗本紀〉、〈陶仲文傳〉。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世宗崇道教〉。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列朝」之「賜百官食」條（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皆載世宗貶斥佛教，頒行嚴苛政策。

成湯藥服用，藉以得千年不老之功，長命延壽。此以人為藥，以人補人的方式是明代中期十分盛行卻荒謬絕倫的養生觀念。

考世宗於嘉靖年間曾廣召八歲至十四歲的童女入宮，以煉「先天丹鉛」之藥，進以長生。沈德符曾於《萬曆野獲編》言：

嘉靖中葉，上餌丹藥有驗。至壬子（案：嘉靖 31 年，西元 1552 年）冬，命京師內外選女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入宮。乙卯（案：嘉靖 34 年，西元 1555 年）九月，又選十歲以下者一百六十人，蓋從陶仲文言，供煉藥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鉛」，云久進之可以長生，王弇川《嘉靖宮詞》所云「靈犀一點未曾通」，又云「只緣身作延年藥」是也。²²

何謂「先天丹鉛」？據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此物又名「先天紅鉛」：今有方士，邪術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經水服食，謂之先天紅鉛。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謂《參同契》之金華，《悟真篇》之首經，皆此物也。愚人信之，吞嚥穢滓，以為密秘方，往往發出丹疹，殊可嘆惡！²³

從明世宗爲了長生不老而聽信方士之言，真可謂走火入魔。此也暴露出方士煉製丹藥的弊端，不僅殘忍，亦可能令人罹病致命，這樣爲了延年而不擇手段之社會亂象，遂以不同的方式呈現於小說作品之中。

2. 虎力大仙與朱紫國王服「尿」以求長生

《西遊記》第四十五回，虎力大仙有「望賜些金丹聖水，進與朝廷，壽比南山」之語，後因而得到悟空三人之溺。又第六十九回，朱紫國王服「烏金丹」，金丹摻有馬尿成分，且須配以「無根水」始見功效。此「無根水」，悟空說是「天上落下的，不沾地就吃」，因而請來東海龍王敖廣降雨，並引發一段有趣的對話：

行者道：「如今用不著風雲雷電，亦不須多雨，只要些須引藥之水便了。」龍王道：「既如此，待我打兩個噴涕，吐些涎津溢，與他吃藥罷。」

隨後，龍王噴涕一瀉，化作甘霖成「無根之水」，與「烏金丹」一起服下，

²²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 2「宮闈」、「宮詞」條，頁 804~804。

²³ 李時珍：《本草綱目》第 10 冊，人部第 52 卷〈婦人月水〉（崇禎庚辰武林錢蔚起刊本，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年），頁 461。

解救了朱紫國王三年的苦疾。

明世宗喜大量服用紅鉛、秋石等秘藥偏方，其中的「秋石」乃是由男童尿液中淬取提煉而成的。²⁴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引明代進士顧可學以「秋石」之方得到嚴嵩引薦之事例，顧氏於嘉靖二十四年拜工部尚書，因以「秋石」引薦，遂改爲禮部尚書，而時人以此事譏爲「以小道干祿」，文曰：

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洩液為秋石，謂服之可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吳中人為之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尚書。」蓋吳人尿呼書，二字同一音也。²⁵

由上所述，可見明世宗崇餌的傾向是極明顯的。

3. 崇道抑佛燬損佛像之舉

清人谷應泰於《明史紀事本末·世宗崇道教》條云：

五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時帝欲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勳、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視大服千善殿，有金鑄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函玉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言退上疏，力請「瘞之中野，不得瀆留宮禁。」帝曰：「朕思此類，智者以為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瘞中野，必有竊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水除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²⁶

世宗除了燬佛像、佛骨之外，還限制度牒、拆毀民間佛寺，並於嘉靖二十六年七月壬申度道士二萬四千人。

《西遊記》中也有明顯崇道抑佛的傾向。在「崇道」方面，第四十四回至第四十六回，鹿力、虎力、羊力三位大仙具有祈雨、點變物性、煉丹、求長生的能力與法術，三清亦擁有崇拜和祝禱的儀式，文曰：

我那師父，呼風喚雨，只在翻掌之間；指水為油，點石成金，卻如轉身之易。（第四十四回）

²⁴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21「佞倖」之「進藥」條中云：「嘉靖間，諸佞倖進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傳至今者，若邵、陶則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之如辰砂以進。若顧、盛則用秋石取童男小遺去頭尾煉之如解鹽以進。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頁 547。

²⁵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 2「尚書被潮」條（北京：中華書局），頁 856。

²⁶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 52（北京：中華書局），頁 2328。

眾僧道：「他會搏砂煉汞，打坐存神，點水為油，點石成金。如今興蓋三清觀宇，對天地晝夜看經懺悔，祈君王萬年不老，所以就把君心感動了。」（第四十四回）

此處的描寫與歷史上明世宗崇道的歷程似有雷同之處，可見者在於：（一）陶仲文以祈雨雪有驗而得明世宗寵信。²⁷（二）方士段朝用能化物為金銀，受到世宗禮遇。²⁸（三）明世宗崇拜「三清」（即元始天尊、靈寶道君、太上老君）。²⁹

在「抑佛」方面，《西遊記》也有君王抑佛滅佛的描寫：

眾僧道：「我們這一國君王，偏心無道，只喜得是老爺等輩，惱的是我們佛子。……三個仙長來此處，滅了我等；哄信君王，把我們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歸鄉，亦不許補役當差，賜與那仙長家使用，苦楚難當！」（車遲國，第四十四回）

老母道：「那國王前生那世裡結下冤仇，今世裡無端造罪。二年前許下一個羅天大願，要殺一萬個和尚。……」行者道：「……雖是國王無道殺僧，卻倒是個真天子。」（滅法國，第八十四回）

考明世宗對於釋教的史料確有毀佛寺、壞佛像、燬佛骨、滅僧尼數量、控制僧尼行動的舉動。據載，嘉靖十五年五月，世宗聽從郭勛、夏言等人的建議，下詔燬寺庵、壞佛像、焚佛骨，並拆毀禁城中的佛殿，改建慈慶、慈寧宮，引發朝野極大的爭議。³⁰

²⁷ 李詒撰、魏連科點校：《戒庵老人漫筆》卷7（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88～291。記世宗：「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

²⁸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52（北京：中華書局），頁788。〈世宗崇道教〉中：「嘉靖十九年八月，萬壽聖節，建三晝夜醮，告天玄極殿。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為金銀。』因以所化銀器進，上大悅，曰：『殆天授也。』因授朝用紫府宣忠高士，薦其器於太廟，加勛祿米百石。」

²⁹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列朝」、「齋宮」條（北京：中華書局），頁48。記明世宗與三清之關係：「今西苑齋宮，獨大高元殿以有三清像設，至今崇奉尊嚴。內官宮婢習道教者，俱於其中演唱科儀，且往歲世宗修玄御容在焉，故亦不廢。」

³⁰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17（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版，頁310。於氏著〈萬曆朝官禮部尚書〉：「嘉靖時，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乞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居住。其庵寺拆毀變賣，敕賜尊經護教等項追奪。戒諭勳戚之家，不得私度。』世廟是其言，因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盛者，王道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為查革，自今永不許開度及私創寺觀庵院，犯者罪無赦。』」頁303。

以上可以看出明代帝王崇尚宗教對小說創作素材的影響。

二、儒釋道三教合流

「三教」指的是儒、道、佛三家，而此三教概念的發展可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魏晉南北朝，第二階段是唐宋，第三階段是元明清。在第一階段中，雖然有三教的連稱，但彼此是獨立的，然彼此相互間都有影響，三教偏重的是社會功能的互補。第二階段是過渡期，主要在於三教間意識上的流通融合，但三教仍各樹一幟。第三階段才出現真正宗教形態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階段是在繼續第一階段三教功能互補的基礎上更添新內容。而第三階段亦是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演化出「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出三教合流的趨勢日益明顯。³¹

明朝自嘉靖至萬曆的百年間，社會上下都瀰漫著濃厚的宗教氛圍，因此文學作品在道教、佛教，以及種種民間宗教相互衝突、滲透的影響之下，為小說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素材，促使故事情節融合了濃厚的儒、釋、道思想。

儒、釋、道三家各有其心性修養理論，儒家以成聖為最終目標；佛家以成佛為終極目標；道家則以成仙為終極目標，但三者的共同之處，都是在致力於對欲望的克服，因此「三教合一」，乃是建立在此共同點上。³²

在《西遊記》及其續書中有明顯三教兼容的痕跡，不僅大量交錯輪替地援用佛藏與道藏典籍中的專門術語，內容上亦直呼「三教」之名，如《西遊記》第二回，祖師登壇開講大道時言：「……妙演三乘教，……說一會道，講一會禪，三家配合本如然。」此「三家」即指「三教」。又第四十七回，國王會眾官吏來向三藏一行人送行時，悟空對君臣僧俗人道：「……望你把三教歸一：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才。」明確地闡明三教合一，同時肯定三教融合共處是治國之妙道。又第九十八回，佛祖更逕稱佛經「實乃三教之源流」。《後西遊記》第二十三回，唐長老向文明天王道：「從來三教並行。」

以下將儒、釋、道三家的思想與事件在其故事情節中的運用例舉之，以見儒、釋、道三家並融的情況。

³¹ 嚴耀中：〈論「三教」到「三教合一」〉，《歷史教學》第 11 期（2002 年）。

³² 陳文新、魯小俊、王同舟：《明清章回小說流派研究》（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第 1 版，頁 56。

(一) 小說中的儒釋道思想

《西遊記》及其續書中的儒釋道思想，可從收心猿、去機心、謫仙說、道教修煉、佛教因緣中反映出來，其中亦可看出儒道佛三教合流的象徵意義。在第二回中，菩提祖師也明確言及三教一家的觀念：

祖師登壇高坐，喚集諸仙，開講大道。真個是：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妙演三乘教，精微萬法全。慢搖麈尾噴珠玉，響振雷霆動九天。說一會道，講一會禪，三家配合本如然。開明一字皈誠理，指引無生了性玄。

由此觀之，菩提祖師所講演的已是三教合流之論。觀《西遊記》之儒、道、佛思想可見於下。

1. 儒教思想

先秦《孟子》、宋明理學家及心學家，皆以「心」、「收心」、「定心」為重要的論述思想。

觀此「放心」一詞，乃源於《孟子·告子》，文曰：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³³

孟子本用「求放心」來談學問之道。而「求其放心」之意，朱子解釋為：

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³⁴

朱熹認為心有未定之性，故應約束之，使其不致於放逸。程伊川在《二程集·遺書》中又對「放其良心」加以發揮，其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³⁵

他進一步將心看成是道，認為良心一旦放失，便容易遭致危險，故應行道。

明代，王陽明從孟子的「良知」入手，並繼承發展了宋朝陸九淵「尊德性」的思想，並吸收佛家的宗教思維，在儒學中融入佛學思想，使佛、

³³ 史次耘註譯：《《孟子》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初版。

³⁴ 朱熹：《四書集註》（台南：東海出版社，1976年2月），初版，頁158。

³⁵ 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初版。

儒匯通，主張「致良知」、「心外無理」、「心外無物」，認為：

無惡無善是心之體，有惡有善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愚之所分也。³⁶

致使明代中後葉的文學作品，廣泛融入王陽明的心學，也影響了《西遊記》及其續書的創作，尤其明末清初是王學思想盛行的時期，其哲學思想對小說的創作造成極大的影響。

「心學」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縱不羈的心，回歸到良知的自覺境界。《西遊記》這可從幾個面向看出端倪：（一）《西遊記》第四回的回目「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第七回的回目「八卦爐中逃大聖，五行山下定心猿」；第十四回的回目「心猿歸正，六賊無踪」；第五十一回的回目「心猿空用千般計，水火無助難煉魔」。（二）第七回有「猿猴道體配人心，即猿猴意思深，……馬猿合作心和意，緊縛牢拴莫外尋」之語，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欲將孫悟空當作人心的幻相來刻劃。（三）以「心猿」來作為孫悟空的別稱，故作者透過孫悟空的形象來宣揚心學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孫悟空在小說中肆無忌憚，任心放失，能上天下地，無所不為，作者藉西行取經來收其心猿，故可與儒家思想有關。

《西遊記》除了從孫悟空收心猿可看出儒教色彩之外，亦可從人物的對話中顯示出來。如第十一回，傅奕上表唐太宗闡述出對於佛教的看法曰：

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蒙誘愚蠢，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聞俗徒矯托，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實乃夷犯中國，不足為信。……言禮本於事親事君，而佛背親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

此段言論對佛教的評價並不高，所著眼的是儒家忠孝的觀點。且唐僧於第四十八回中亦言：「世間惟名利最重，似他為利的，捨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為名，與他能差幾何？」（頁 484），將儒學所講求的不朽，即「立功」的觀念明確表明出來。又第五十回，行者述三藏是位「忠良正直」

³⁶ 王陽明：《傳習錄》（台北：柏室科技藝術出版，2006年），初版。

之僧（頁 505）；第七十一回，真人向行者道：「我恐那妖將皇后玷辱，有壞人倫。」（頁 715）；第七十六回，老魔稱讚行者是一位「廣施仁義」的猴頭（頁 767）；第八十六回，八戒向行者道：「表表生人意，權為孝道心。」（頁 861）；第九十六回，三藏向員外喜道：「欲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孫在讀書。」（頁 960）；第九十七回，銅臺府刺史正堂告牌上寫道：「常懷忠義之心，每切仁慈之念。」（頁 967）等，其中有許多儒家忠孝節義，以及仁義、人倫之儒家思想。

2. 佛教思想

明代禪宗與心學的發展是相對應的。禪宗以我心即佛、佛即我心為出發點，否定僵化的教條，正好符合明中葉以後的「心學」思想，使「心學」與「禪宗」結下不解之緣。

考察《西遊記》的內容與思想，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聯，包括（一）《西遊記》所描寫的是玄奘取佛經的題材。（二）文中對佛教經典《多心經》的著墨甚多，如：（1）第八回，回首的〈蘇武慢〉，內容是在闡述禪宗南宗「頓悟成佛」的內容。（2）第十三回，唐僧演說西行取經大旨時，所強調的是佛教禪宗之「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的觀點。（3）第十四回，其中有闡述佛理的長篇韻文。（4）第十九回，文中言：「《多心經》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計二百七十四字。若遇魔瘴之處，但念此經，自無傷害。」（5）第二十九回，亦有闡述佛理的長篇韻文。（6）第三十二回，描寫《心經》：「心無掛礙，無掛礙，方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7）第四十三回，唐僧西行中遇到劫難時便默誦《心經》，並和孫悟空共同討論《心經》中關於「眼耳鼻舌身意」的佛理。（8）第八十二回，地湧夫人說她與唐僧的情緣是「夙世前緣繫赤繩，魚水相和兩意濃」。（9）第八十五回，孫行者笑道：「你把鳥巢禪師的《多心經》早忘了？」又悟空用《多心經》提醒唐僧：「佛在靈山莫求遠，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唐僧明了言：「千經萬典，也只是修心。」（三）《西遊記》中不時有「明心見性」的主張，如第一回的回目「靈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第二十回，悟空言：「只要你見性志誠，念念回首處，即是靈山。」此「靈山」與「靈根」屬禪宗思想。（四）第九十五回，玉兔妖言：「與君

共樂無他意，欲配唐僧了宿緣」，「宿緣」源於佛教思想，說明唐僧前世與女妖間的關係。

關於《多心經》的書寫，主要的目的是藉以消除取經途中的魔障，因途中的各種邪魔都是由「心」的種種欲望所產生出來的，故《多心經》的作用是在於安心神。因此《西遊記》的命意與佛教的心性修養有著密切的關聯。對此，陳文新曾明言：

《西遊記》重視《多心經》，從發生學的角度考察，與《多心經》（《心經》）曾經在陳玄奘取經途中發揮神祕作用有關。」³⁷

根據劉蔭柏研究，他認為《西遊記》與《心經》的關係在於：（一）小說中烏巢禪師口授的《心經》與玄奘所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幾乎一字不差。（二）玄奘所譯的《十一面神咒心經》，其中的功德神異則轉化為《西遊記》中觀世音菩薩命令唐僧降伏孫悟空的定心真言。³⁸

而《續西遊記》對佛學思想亦有極大的關聯。文中所關注的是「心」的層面，因此真復居士在〈續西遊記序〉中提到：「中士不悟，實生機心」、「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夫機者，魔與佛之關捩也」、「以心降魔」、「即經即心，即心即佛」等言。³⁹此指明了人心容易被外物所障蔽，導致產生機動之心，而當機心產生時，種種邪魔也會隨之而生，故應該定心，才能以心降魔，達到機心滅及種種魔滅的功效。然而定心之法在於經及佛，經即心，心即佛，唯有注重佛教思想中對「心」的闡發，才能杜絕一切機心。

《後西遊記》中，以負河圖光揚儒教的白龍馬來駝西天求取佛經真解的唐半偈，這便有入世與出世，即「儒」與「佛」兩教合一的象徵意義。⁴⁰

3. 道教思想

³⁷ 陳文新、魯小俊、王同舟：《明清章回小說流派研究》（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第1版，頁50。

³⁸ 劉蔭柏發現佛經的內容被廣泛應用於《西遊記》的人物及情節中，見劉蔭柏：《西遊記發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9月），初版，頁103~110。

³⁹ 見季跪撰，鍾夫、世平標點：《續西遊記》（台北：建宏出版社，1995年）之〈續西遊記序〉，頁7~8，初版。

⁴⁰ 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209。

《西遊記》及其續書與道教相關者，如《西遊記》雖是在闡述佛教取經的故事，但書中卻有許多五行相剋、鉛丹符籙等與道教有關的術語及修煉內容，甚至在回目中也常見有關「木母」、「黃婆」等道教術語。如從人物對話來看，第一回中悟空受到通背猴的指引得以尋仙訪道，後來遇見祖師，並替他取名，祖師對孫悟空笑曰：「你身軀雖是鄙陋，卻像個食松果的猢猻。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獸傍，乃是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孫』倒好。孫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從內丹來看，「嬰兒之本」乃指人體內聖胎成熟時的長生正壽狀態，故祖師替悟空取名，顯然是從道教立場著眼的。又第二回，悟空拒絕祖師所教授的「術、流、靜、動」之道，理由是無一能結成聖胎，而要求祖師傳授他長生之道，祖師告誡悟空曰：

顯密圓通真妙訣，惜修性命無他說。
 都來總是精氣神，謹固牢藏修漏洩。
 休漏洩，體中藏，汝受吾傳道自昌。
 口訣記來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涼。
 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臺賞明月。
 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
 相盤結，性命堅，卻能火裏種金蓮。
 攢簇五行顛倒用，功完隨作佛和仙。

此長生口訣沿用了內丹術語，顯示作者熟悉《道藏》相關經典。沿用《道藏》之處，可從第十一回的序詩中看出，該詩反映唐太宗冥府行的心情，詩曰：

百歲光陰似水流，一生事業等浮漚。
 昨朝面上桃花色，今日頭邊雪片浮。
 白蟻陣殘方是幻，子規聲切想回頭。
 古來陰騭能延壽，善不求憐天自周。

此詩援用道書《鳴鶴餘音》內之〈升堂文〉，著者署名秦真人，詩曰：

百歲光明，疾如流水。

一生事業，空似浮漚。

昨朝面上桃杏花開，今日頭邊雪霜照破。

.....

白蟻陣殘魂似夜，子規聲切勸君日。⁴¹

此借用《道藏》之例。從悟空、八戒和悟淨的自敘詩來看，詩中有許多煉丹的術語，而且夾雜著修煉成丹的歷程。第十七回，孫悟空的「自敘詩」曰：

自小神通手段高，隨風變化逞英豪。養性修真熬日月，跳出輪迴把命逃。一點誠心曾訪道，靈臺山上採藥苗。那山有個老仙長，壽年十萬八千高。

老孫拜他為師父，指我長生路一條。他說身內有丹藥，外邊採取枉徒勞。

得傳大品天仙訣，若無根本實難熬。回光內照寧心坐，身中日月坎離交。

萬事不思全寡慾，六根清淨體堅牢。返老還童容易得，超凡入聖路非遙。

三年無漏成仙體，不同俗輩受煎熬。十洲三島還遊戲，海角天涯轉一遭。

活該三百多餘歲，不得飛昇上九霄。下海降龍真寶貝，才有金箍棒一條。花果山前為帥首，水簾洞裏聚群妖。玉皇大帝傳宣詔，封我齊天極品高。

幾番大鬧靈霄殿，數次曾偷王母桃。天兵十萬來降我，層層密密布槍刀。

戰退天王歸上界，哪吒負痛領兵逃。顯聖真君能變化，老孫硬賭跌平交。

道祖觀音同玉帝，南天門上看降妖。卻被老君助一陣，二郎擒我到天曹。

⁴¹ 秦真人：〈升堂文〉，見元代道士彭致中所編的道教詩集《鳴鶴餘音》卷9，頁15。收錄於《正統道藏》（台北：藝文印書館，1962年）中。

將身綁在降妖柱，即命神兵把首梟。刀砍鎚敲不得壞，又教雷打火來燒。

老孫其實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毫。送在老君爐裏煉，六丁神火慢煎熬。

日滿開爐我跳出，手持鐵棒繞天跑。縱橫到處無遮擋，三十三天繞一遭。

我佛如來施法力，五行山壓老孫腰。整整壓該五百載，幸逢三藏出唐朝。

吾今皈正西方去，轉上雷音見玉毫。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我是歷代馳名第一妖。

第十九回，豬八戒的「自敘詩」曰：

自小生來心性拙，貪閒愛懶無休歇。不曾養性與修真，混沌迷心熬日月。忽然閒裏遇真仙，就把寒溫坐下說。勸我回心莫墮凡，傷生造下無邊孽。

有朝大限命終時，八難三途悔不喋。聽言意轉要修行，聞語心回求妙訣。

有緣立地拜為師，指示天關並地闕。得傳九轉大還丹，工夫晝夜無時輟。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腳板湧泉穴。周流腎水入華池，丹田補得溫溫熱。

嬰兒姪女配陰陽，鉛汞相投分日月。離龍坎虎用調和，靈龜吸盡金烏血。三花聚頂得歸根，五氣朝元通透徹。功圓行滿卻飛昇，天仙對對來迎接。朗然足下彩雲生，身輕體健朝金闕。玉皇設宴會群仙，各分品級排班列。敕封元帥管天河，總督水兵稱憲節。只因王母會蟠桃，開宴瑤池邀眾客。那時酒醉意昏沉，東倒西歪亂撒潑。逞雄撞入廣寒宮，風流仙子來相接。見他容貌挾人渾，舊日凡心難得滅。全無上下失尊卑，扯住嫦娥要陪歌。再三再四不依從，東躲西藏心不悅。色膽如天叫似雷，險些震倒天關闕。糾察靈官奏玉皇，那日吾當命運拙。廣寒圍困不通風，進退無門難得脫。卻被諸神拿住我，酒在心頭還不怯。押赴靈霄見玉皇，依律問成該處決。多虧太白李

金星，出班俯顛親言說。改判重責二千鎚，肉綻皮開骨將折。放生
遭貶出天關，福陵山下圖家業。我因有罪錯投胎，俗名喚做豬剛鬣。

第二十二回，沙悟淨的「自敘詩」曰：

自小生來神氣壯，乾坤萬里曾遊蕩。英雄天下顯威名，豪傑人家做
模樣。萬國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從吾撞。皆因學道蕩天涯，只為
尋師遊地曠。常年衣鉢謹隨身，每日心神不可放。沿地雲遊數十遭，
到處閒行百餘趟。因此才得遇真人，引開大道金光亮。先將嬰兒姍
女收，後把木母金公放。明堂腎水入華池，重樓肝火投心臟。三千
功滿拜天顏，志心朝禮明華向。玉帝大使便加陞，親口封為捲簾將。
南天門裏我為尊，靈霄殿前吾稱上。腰間懸掛虎頭牌，手中執定降
妖杖。頭頂金盃晃日光，身披鎧甲明霞亮。往來護駕我當先，出入
隨朝予在上。只因王母降蟠桃，設宴瑤池邀眾將。失手打破玉玻璃，
天神個個魂飛喪。玉皇即便怒生嗔，卻合掌朝左輔相。卸冠脫甲摘
官銜，將身推在殺場上。多虧赤腳大天仙，越班啟奏將吾放。饒死
回生不典刑，遭貶流沙東岸上。飽時困臥此河中，餓去翻波尋食餉。
樵子逢吾命不存，漁翁見我身皆喪。來來往往吃人多，翻翻覆覆傷
生瘡。你敢行凶到我門，金日肚皮有所望。莫言粗糙不堪嘗，拿住
消停剝鮓醬！

悟空、八戒和悟淨皆跟從不同道師修煉，後都列為仙班，可見三人本為修
道之人。從回目來看，回目中有許多煉丹及五行的術語，而且將這些術語
予以擬人化。如第三十二回之回目「蓮花洞木母逢災」；第四十回之回目「猿
馬刀圭木母空」；第四十七回之回目「金木垂慈救小童」；第五十三回之回
目「黃婆運水解邪胎」等。此皆可以看出，《西遊記》有修煉仙道的主題寓
意。⁴²又第四十四回至第四十六回，鹿力、虎力、羊力三位大仙具有祈雨、
點變物性、煉丹、求長生的能力與法術，三清亦擁有崇拜和祝禱的儀式。
第七十八回中的「小兒心肝藥引」，此乃道教長生延壽的秘方。又第八十回，
地湧夫人說：「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點元陽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

⁴² 余國藩著、李爽學編譯：《《紅樓夢》、《西遊記》與其他》（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06年10月），第1版，頁273~285。

乙金仙。」這種想與三藏成配偶，以誘取元陽的想法與行爲，其實和道教的房中煉丹術密切相關。尤其是內容中與道教相關之神祇和人物更爲豐富，如玉帝、五方五老、王母娘娘、四值功曹、太上老君、東華帝君、許旌陽天師、張紫陽天師、葛仙翁天師、丘弘濟天師、黃帝、三清祖師、九曜星宮二十八宿、六丁六甲等，這些神祇可以信手拈來，隨處可見。

（二）小說中的佛、道事件

1.滅佛事件

佛教自東漢初傳入中國，前後曾發生過數次法難，歷史上稱之爲「三武一宗滅佛」事件。所謂「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而「一宗」，指後周世宗。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共滅佛兩次，第一次發生於太平真君五年（公元 444 年），當時巫、道、佛均遭禁滅，其主因是佛門弟子涉入了劉潔、王丕的反太武政變。第二次滅佛，則發生於太平真君七年（公元 446 年），因佛教僧徒參與了蓋吳等各地的反魏起義，並於長安一佛寺中發現了大量的兵器、釀酒具、財物和淫室，而激起太武帝滅佛的決心。⁴³

北周武帝滅佛與大量僧徒影響國家財政並危及皇權有關。天和二年（公元 567 年）因寺僧增多使國家收入銳減，於是還俗僧人衛元嵩上書刪寺減僧。於建德三年（公元 574 年），武帝鑒於當時佛教寺院影響經濟的發展，造成官府賦稅的重大損失，便下令廢佛道二教，禁諸淫祀。

又唐武宗李炎偏好道教，崇尚長生不老之術，即位後，便召集道士在宮中三殿設立金籙道場，修建望仙台。於會昌三年（公元 843 年），下令焚燒宮中所有佛經，埋佛像，禁止長安左右兩街寺院講經說法。會昌四年（公元 844 年），唐武宗更下詔禁供佛舍利，禁止僧尼夜間出行，拆毀各地佛堂三百餘所，敕令普通佛堂的僧尼還俗。會昌五年（公元 845 年），武宗令長安兩街各留佛寺兩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各州留寺一所，除留少許僧人之外，其餘僧人令其還俗，且命寺院限期拆毀，其財貨田產一律沒收，將所有廢寺的銅像銷毀後鑄錢，金銀佛像器皿等銷毀後上繳國庫，鐵佛像銷毀後鑄爲農具。

⁴³ 魏收：《魏書》卷 114，《魏書》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10 月），頁 3034。

周世宗於顯德二年（公元 955 年），也整飭佛教，嚴格限制度僧數量，不僅禁止僧尼捨身事佛，並銷毀銅像鑄錢。⁴⁴

歷史上這幾次的滅佛事件，便成爲小說情節的歷史文化依據。《西遊記》中車遲國和滅法國的情節便有滅佛事件的折射，如第四十四回，孫行者對一群在車遲國城外做活的僧人感到不解，聽監工的小道士曰：

因當年求雨之時，僧人在一邊告斗，都請朝廷的糧食；誰知那和尚不中用，空念空經，不能濟事。後來我師父一到，喚雨呼風，拔濟了萬民塗炭。卻才惱了朝廷，說那和尚無用，拆了他的山門，毀了他的佛像，追了他的度牒，不放他回鄉，御賜與我們家做活，就當小廝一般。

那做苦力的和尚亦道：

只因呼風喚雨，三個仙長來此處，滅了我等；哄信君主，把我們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歸鄉，亦不許補役當差，賜與那仙長家使用，苦楚難當！但有個遊方道者至此，即請拜王領賞；若是和尚來，不分遠近，就拿來與仙長家傭工。……他會搏砂煉汞，打坐存神，點水為油，點石成金。如今興蓋三清觀宇，對天地晝夜看經懺悔，祈君主萬年不老，所以就把君心感動了。

又第八十四回，當唐僧一行人行至滅法國，未進城前，即聽見觀世音菩薩警告曰：

那國王前生那世裏結下冤仇，今世裏無端造業。二年前許下一個羅天大願，要殺一萬個和尚。這兩年陸陸續續，殺夠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尚，只要等四個有名的和尚，湊成一萬，好做圓滿哩。

這兩回的情節，皆明顯影射歷史上的滅法事件，尤其是車遲國中三大仙把持朝政，壓制僧佛的情節，這是歷史上「三武一宗」滅佛事件的投影。

2. 三教論衡與僧、道之爭

「三教論衡」是歷代帝王利用佛教文化來鞏固皇權和穩定人心的手段。北周武帝曾於建德二年（573 年）召集儒、釋、道三家道徒論辯，論三

⁴⁴ 俞曉紅：《古代白話小說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年 8 月），第 1 版，頁 169~170。

教之先後，並將佛教排在最後，關於此事，《周書》就曾記載：

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為後。⁴⁵
唐朝廷也曾召集儒、釋、道三家的代表講論各家教義，並進行辯論，唐高祖李淵就爲了調和三教關係，於武德八年頒布《先老後釋詔》，文載：

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⁴⁶

由於皇帝標榜道家爲先，因此釋家與道家時常發生衝突。後來，唐高宗李治爲了平衡釋、道關係，使命僧人、道士各七人，僧東道西，同上百福殿，並曰：「佛道二教，同歸一善」，以弭平紛爭。⁴⁷

小說的創作也受到儒、釋、道三教並存與爭勝的影響。情節中常出現有關僧、道爭勝的情節。如《西遊記》第四十五回，當唐僧一行到達車遲國時，在城外和道士展開了一場爭鬥，首先，孫悟空打死看管和尙的小道士，放走五百名替道士做勞役的和尙後，並與豬八戒和沙和尚享用三清觀裏的供品。進到大殿後，國王命唐僧師徒與三位國師賭勝求雨，但風婆、雲童、霧郎、雷公、電母及四海龍王等，皆被孫悟空制伏，道士全輸，讓孫行者佔盡風光，導致三位國師極爲不滿。第四十六回，孫悟空與三大仙鬥法，更明顯是三教論衡的反映，文中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三者，與唐僧師徒賭「坐禪」、「隔板猜枚」、「砍頭再安」、「剖腹挖心」和「油鍋洗澡」等，經過數回合的較量之後，僧徒大獲全勝。又第七十八回，唐僧師徒來到比丘國，與國丈道士們展開一場僧、道優劣的辯論，當國王問唐僧西方之路有何好處時，唐僧道：「爲僧者，萬緣都罷；了性者，諸法皆空。大智閒閒，澹泊在不生之內；真機默默，逍遙於寂滅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淨而千種窮。……只要塵塵緣總棄，物物色皆空。素素純純寡愛慾，自然享壽永無窮。」然老道國丈付之一笑，曰：「寂滅門中，必云認性；你不知那性從何而滅！枯坐參禪，儘是些盲修瞎煉。」又言：「修仙

⁴⁵ 令狐德棻等撰：《周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1版，頁83。

⁴⁶ （唐）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橫》卷丙，〈高祖幸國學當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第二〉，《大正藏》第52冊（佛光教育基金會，1990年），頁381。

⁴⁷ （唐）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橫》卷丁，〈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事第二〉，《大正藏》第52冊（佛光教育基金會），頁389。

者，骨之堅秀；達道者，神之最靈。……比你那靜禪釋教，寂滅陰神；涅槃遺臭殼，又不脫凡塵！三教之中無上品，古來惟道獨稱尊。」這一番激烈的釋、道之辯，仍以僧家取勝告終。另《後西遊記》第二十二回，學生道：「和尚，人乎？鬼乎？」先生道：「人也，鬼道焉。」「匪自我天王之開文教也，斥此輩為異端，摒諸中國，不與同西土久矣。」「子異端之人也，不耕不種，又遑遑求異域之空文，何功於予土？而予竭養親資生之稻糧，以飽子無厭之腹。」「昔天王之未開此山也，萬姓盡貪嗔癡蠢，往往為佛法所愚妄，以為捨財布施，可獲來生之報，以致傷父母之遺體，破素守之產業，究竟廢滅人道，斬絕宗嗣，總歸烏有，豈不哀哉？幸天王之憐念此土，忽開文教之矣，痛掃異端，大張聖教。」「子誠聞言悔過，逃釋歸儒。若執迷不悟，倘貪口腹，予恐其不獲免耳。」此以儒諷佛。而唐長老回應：「可奈一個教書先生，高榜斯文，滿口咬文嚼字，一味毀僧謗佛。」「我看這班書獃，沉迷入骨。」小行者亦言：「此輩不過是些迂儒蠢漢。」這是以佛刺儒。對於儒、佛、道之爭，更可從第二十三回中明顯表露出來，該回中，文明天王手持文筆飛身上馬，馬前一對龍旗上寫道：「大展文明，以報聖人知我；痛除仙佛，使知至教無他。」這些對話與情節，都是僧、道相爭或僧、儒相爭之例，為三教論衡的展現。

（三）小說中的佛、道神譜

歷史上的各種神話人物及其故事，在小說所建構的三教合一的大框架中，都被安置於相應的位置，形成了後來民間影響極大的龐雜的神的譜系，尤其是神魔小說的編撰，其實是對中國民間各種神話故事的大規模的整理。⁴⁸

《西遊記》、《續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中的神佛眾多，包括佛教、道教與自然界及其他諸神，尤其是《西遊記》，更進一步運用了奇特虛幻的想像力，統合了三教各種神佛的形象，建構出一套完整又龐雜的神佛譜系，對以後的小說及民間信仰產生極大的影響。

茲將《西遊記》、《續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中佛、道神整

⁴⁸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4月），北京第1版，頁399。

理於下。

1. 佛教神

《西遊記》、《續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中出現的佛教神有「四大天王」，為「持國」、「多聞」、「增長」、「廣目」四者。（《西遊記》第三十六回）⁴⁹「哪吒三太子」（《西遊記》第八十三回、《後西遊記》第四回）。⁵⁰「十八羅漢」（《西遊記》第十五回，稱「十八位護伽藍」）。⁵¹「如來佛」（《西遊記》第五回、《續西遊記》第一回、《後西遊記》第五回）。⁵²「觀世音菩薩」（《西遊記》第五回，稱「南極觀音」；又見於《續西遊記》第四十四回、《西遊補》第十六回、《後西遊記》第二十一回）。⁵³「彌勒佛」（《西遊記》第六十六回、《後西遊記》第十一回）。⁵⁴「藥師佛」（《西遊記》第七

⁴⁹ 「四大天王」為佛教神祇，或稱「四天王」、「護世四天王」，主管「風調雨順」，一般分列於淨土佛寺的第一重殿（天王殿）的兩側。四者為「南方增長天王」，其持劍，司風；「東方持國天王」，拿琵琶，司調；「北方多聞天王」，執傘，司雨；「西方廣目天王」，持蛇，司順。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頁331。

⁵⁰ 「哪吒」原是佛教之神，為毗沙門天王之第三太子，後被道教吸收進神仙體系。相傳其為托塔李天王李靖之子，手拿火尖槍，臂套乾坤圈，腰圍紅色混天綾，腳踏風火輪。嬉於東海，殺死了龍王太子，其父李靖大怒，哪吒割肉還父，削骨還母。道教太乙真人以蓮花為其化身，使之再生，成為神通廣大的神仙。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337。

⁵¹ 「十八羅漢」是由十六羅漢發展而來。蘇軾在〈自海南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匣十八大阿羅漢〉中記第十七位是「慶友尊者」，十八位是「賓頭盧尊者」。北宋高僧志磐在《佛祖統記》中記十七位為「摩訶迦葉」，十八位為「君屠鉢嘆」。十八羅漢在元朝以後替代了十六羅漢的地位，今佛寺供奉的十八羅漢最後兩位為「慶友尊者」與「玄奘大師」。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326。

⁵² 「如來佛」即釋迦牟尼佛，為佛教的創始人，民間以農曆四月初八為佛誕日，即浴佛節。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298。

⁵³ 佛教認為「觀世音菩薩」具有大悲濟世的精神與功德，能解救眾生於苦難中，號為施無畏者。其造像繁多，產生了六觀音、七觀音、三十三觀音之說，而這些觀音主要有馬頭觀音、千手觀音、十一面觀音、不空槃索觀音、如意輪觀音等。在長期流傳中，塑造出許多符合人們審美心理與情趣的觀音像，如：馬郎婦觀音、白衣觀音、楊枝觀音、送子觀音、魚籃觀音、水月觀音等。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312。

⁵⁴ 民間傳「彌勒佛」蒙釋迦牟尼授記，將繼承釋迦牟尼而在人間成佛，故稱為未來佛。漢地佛寺供奉的笑口常開的大肚彌勒佛像，乃為彌勒化身的五代布袋和尚形

十八回、《後西遊記》第十一回)。⁵⁵「燃燈佛」(《西遊記》第九十八回、《續西遊記》第六十九回、《後西遊記》第十一回)。⁵⁶「文殊菩薩」(《西遊記》第三十九回)。⁵⁷「普賢菩薩」(《西遊記》第七十七回)。⁵⁸「阿彌陀佛」(《西遊記》第一百回)。⁵⁹「五方揭諦」(《西遊記》第七十九回)。⁶⁰「旃檀功德佛唐三藏」(《後西遊記》第五回)。「定光佛」(《後西遊記》第十一回)。「善財童子」(《後西遊記》第十一回，稱「紅還兒」)。⁶¹「地藏王菩薩」(《西遊記》第五十八回、《後西遊記》第二十一回)。⁶²「十殿閻君」(《西遊記》第五十八回，稱「十代冥王」，為「第一殿秦廣王、第二殿楚江王、第三殿宋帝王、第四殿卞城王、第五殿閻羅王、第六殿平等王、第七殿泰山王、第

象，傳其能消災除病，帶來樂趣，讓人皆大歡喜。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300。

⁵⁵「藥師佛」全稱為「藥師琉璃光如來」，亦稱「藥師琉璃光王佛」、「大醫王佛」、「十二愿王」、「醫王善逝」、「消災延壽藥師佛」。其與「釋迦牟尼佛」和「阿彌陀佛」合稱為「三寶佛」或「橫三世佛」。具有醫百病，消災延壽之能力。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304。

⁵⁶「燃燈佛」又稱「錠光佛」、「定光如來」、「燃燈古佛」。其為釋迦牟尼的老師，釋迦牟尼成佛由其授記。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303。

⁵⁷「文殊菩薩」是眾菩薩之首，被認為是如來法王之子。在大乘佛教中專司智慧，經常協同釋迦牟尼宣講佛法。在佛教圖像中，其塑像常在釋迦牟尼佛的左邊，與普賢菩薩一起隨侍於釋迦身邊。民間賦予其佑護學子讀書升學之神職。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317。

⁵⁸「普賢菩薩」專司理德，其職責是普及佛門所倡導的善。其是大乘佛教行願的象徵，包括修行與誓願兩方面，是佛教徒在實踐菩薩道上的榜樣與典範。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320。

⁵⁹「阿彌陀佛」意為無量壽佛或無量光佛，為西天極樂世界的教主。相傳只要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死後即可往生極樂世界。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298。

⁶⁰「五方揭諦」為佛教的守護神。參見鄭志明：《中國社會的神話思維》（台北：谷風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頁158。

⁶¹「善財童子」在中國佛教禪寺裡，常被塑繪於觀世音菩薩左側，民間認為其具看管金庫，為天下眾生及時開庫施濟之能。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339。

⁶²據《地藏菩薩本願經》載：「地藏王菩薩」曾受釋迦牟尼佛的囑託，要在釋迦滅度後，彌勒佛降誕前擔任教化眾生之責，其地位相當「代理佛」，故又被稱為「大願地藏」。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321。

八殿都市王、第九殿忤官王、第十殿轉輪王」；又見於《後西遊記》第三回)。⁶³「閻羅王」(《西遊補》第十回)。⁶⁴「判官」(《西遊記》第五十八回)。⁶⁵「牛頭馬面」(《西遊記》第五十八回)。⁶⁶

2. 道教神

《西遊記》及其續書中出現的道教神有「玉帝」(《西遊記》第三回，稱「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芎高上帝」；《西遊補》第二回；《後西遊記》第四回)。⁶⁷「三清尊神」(《西遊記》第七回，稱「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⁶⁸「四御」(《西遊記》第七回)。⁶⁹「五

⁶³ 民間俗信地獄分十殿，每殿各有一閻王司職，「十殿閻君」分別為：一殿秦廣王蔣，二殿楚江王歷，三殿宋帝王余，四殿五官王呂，五殿閻羅天子包，六殿卞城王畢，七殿泰山王董，八殿都市王黃，九殿平等王陸，十殿轉輪王薛。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70。

⁶⁴ 「閻羅王」為佛教體系中的地獄之王，為冥界主宰，俗人死後要到陰界接受閻王的審判。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69。

⁶⁵ 民間地獄「判官」種類繁多，可分為掌刑判官、掌善簿判官、掌惡簿判官、掌生死簿判官等。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73。

⁶⁶ 「牛頭馬面」為陰曹地府中鬼卒，均源自佛教。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74。

⁶⁷ 「玉皇大帝」的道教全稱為「昊天金闕無上至尊自然妙有彌羅至真玉皇上帝」，或稱為「玄芎高上玉皇大帝」，與「北極大帝」、「天皇大帝」、「土皇地祇」並稱為「四御」，總管天神，位列「三清」之下，民間稱其為「玉皇」、「玉帝」或「玉皇大帝」，並將其位置提升為宇宙的最高神靈，成為萬神之主，同時視為道教的最高神靈。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243。

⁶⁸ 「三清」是指「三清天」，道家將宇宙分為凡世與仙世，人居住在凡世，神仙居住在仙世。仙界共有三十六重天，眾多神仙依照其等極差別，分別住在各重天中。欲界六重天，色界十八重天，無色界四重，三界之內各有二十八重天。第二十九重天至第三十二重天受王母庇護，王母佑其天無災無難。第三十三重天是「太清天」，第三十四重天為「上清天」，第三十五重天為「玉清天」，為道教神仙居住的最高仙界。「元始天尊」居住在玉清天，「靈寶天尊」居住在上清天，道德天尊居住在太清天，通稱為「三清天尊」。《道德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清尊神就是「道」的人格化，即「一氣化三清」。「三清」是道教尊奉的最高尊神，其次是玉皇大帝，然後才是眾天神。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245。

⁶⁹ 「四御」是輔佐「三清」的四位天帝，道教稱「三天四御」是統率天地萬神，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關於「四御」較常見的說法有兩種，第一種：是所謂的「四極大帝」，其為「北極紫微大帝總御萬星」、「南極長生大帝總御萬靈」、「太極天皇大帝總御萬神」、「東極華華大帝總御萬類」；第二種：「昊天金闕至尊玉皇大帝」、「中

方五老」(《西遊記》第五回,稱「西天佛老」、「南方南極觀音」、「東方崇恩聖帝」、「北方北極玄靈」、「中央黃極黃角大仙」)。⁷⁰「王母娘娘」(《西遊記》第五回、《後西遊記》第四回)。⁷¹「四值功曹」(《西遊記》第十五回)。⁷²「六丁六甲」(《西遊記》第十五回)。⁷³「太上老君」(《西遊記》第五回、《西遊補》第四回、《後西遊記》第四回)。⁷⁴「東華帝君」(《西遊記》第二十六回)。⁷⁵「真武祖師」(《西遊記》第三十三回)。⁷⁶「二郎神」(《西遊記》

天紫微北極太皇大帝」、「勾陳上宮南極天皇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參見鄭志明：《中國社會的神話思維》(台北：谷風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頁129。

- ⁷⁰「五方五老」原是道教神明，《雲笈七籤》說元始天王化為三清後，又化生為五方五老，即「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君」、「中央混元玄靈黃老君」、「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北方洞陰朔單郁絕五靈玄老君」。《西遊記》的五方五老中，西方和南方以佛教之「佛老」和「南極觀音」取代，且其他三方之神名亦有出入，鄭志明認為《西遊記》中北方的「北極玄靈」，是指北極大帝，其全名為「中天紫微北極太皇大帝」，是道教的一位至上神，相傳為元始天尊的化身，統率三界星神及山川諸神，為一切現象的宗主；東方的「崇恩聖帝」，是在第九十回中出現的「東極妙巖宮太乙救苦天尊」，也就是四極大帝中的「東極青華大帝」，或稱「青玄上帝」；中央的「黃極黃角大仙」，是《雲笈七籤》中的「黃靈黃老君」，即「中央玄靈黃老君」，也就是俗稱的「黃帝」。參見鄭志明：《中國社會的神話思維》(台北：谷風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頁128~130。
- ⁷¹「王母娘娘」的形象是根據神話中的「西王母」而來。西王母又稱「瑤池金母」，民間俗稱「王母娘娘」，道教視西王母為延年益壽的象徵，亦是一位引導長生升仙的尊神，當民間信仰將玉皇大帝升為萬神之主時，西王母遂轉而成為玉皇大帝的妻子，稱為「王母娘娘」，此身份在《西遊記》中有所體現。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258。
- ⁷²「四值功曹」為天庭中值年、值月、值日、值時的四位天神。其職責是記載天界真神的功績以向玉帝稟奏，又充當保護神，以及焚燒人間上奏天庭的表文等。《西遊記》第五回中，孫悟空大鬧蟠桃會，玉帝大怒，調兵遣將捉拿孫悟空，其中就包括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諦、四值功曹等神仙。第三十三回中，日值功曹又變為樵夫，為唐僧通風報信對付妖魔，充當保護神的角色。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252。
- ⁷³「六丁六甲」為六丁神與六甲神十二位神祇的合稱，其名稱取自於干支紀年法。道教認為其隸屬玄武，為道教護法，職能是行風雷、治妖魔，當道士作法時會召請他們驅逐鬼怪。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253。
- ⁷⁴「太上老君」即為三清中的「太清道德天尊」，名列道教至高神第三位，民間亦稱為「老子」或「太上真君」，道教尊其為道祖。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247。
- ⁷⁵「東華帝君」是即東王公，被視為男仙之首，主陽和之氣，其聖地就是東方仙島，據《三教搜神大全》卷一謂東華帝君是東方諸天之尊，君牧眾聖，為生物之主。

第六十三回)。⁷⁷「張道陵天師」(《西遊記》第五十一回)。⁷⁸「許旌陽天師」(《西遊記》第五十一回)。⁷⁹「張紫陽」(《西遊記》第七十一回,稱「大羅天上紫雲仙紫陽仙人張伯瑞」)。⁸⁰「葛仙翁天師」(《西遊記》第五十一回)。⁸¹「丘弘濟天師」(《西遊記》第五十一回)。⁸²「黃帝」(《西遊補》第五回,稱「軒轅」)。⁸³

《西遊記》與《續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相較,《西遊記》在道教諸神的質與量的描繪上明顯較為突出。

(篇幅因素,分上、下兩期刊載)

參見鄭志明:《中國社會的神話思維》(台北:谷風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頁137。

⁷⁶「真武大帝」是源於古代的星辰崇拜,即二十八宿中的北方玄武(龜蛇)七宿,後轉而成爲鎮守北方的至尊,明成祖加封爲「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真武信仰因統治者的推動而迅速流行起來,使其成爲一位僅次於三清、玉帝的大神。參見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10月),初版,頁73~96。

⁷⁷「二郎神」本爲地方水神,其身份有不同的說法,一說爲戰國時人李冰,後訛傳爲其次子李二郎,或指李冰父子二人的合稱。後道教將隋代趙昱視爲二郎神,宋真宗並封其爲清源妙道真君。明代以後又有楊二郎的說法。另外還有五代蜀漢王孟昶、晉名將鄧遐、佛教毗沙門天王的次子獨健等不同說法。參見干樹德:〈二郎神信仰的嬗遞〉,《文史知識》第6期(1995年6月13日),頁75~79。

⁷⁸「張天師」即張道陵,爲東漢五斗米道的創立者,號爲「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參見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下)(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10月),初版,頁795~814。

⁷⁹「許旌陽」即東晉道士許遜,創有「太上靈寶淨明法」,後代淨明忠孝道尊爲教主,北宋徽宗賜號爲「神功妙濟真君」,世人稱爲許真君。參見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下)(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10月),初版,頁845~859。

⁸⁰「張紫陽」即北宋道士張伯瑞,爲道教內丹派南宗開山祖師,號紫陽山人,後世稱爲張紫陽或紫陽真人。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下)(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10月),初版,頁895~898。

⁸¹「葛仙翁」是三國時葛玄,後代道教又稱爲太極左仙公,北宋徽宗封爲沖應真人,南宋理宗封爲沖應孚佑真君。鄭志明:《中國社會的神話思維》(台北:谷風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頁154。

⁸²「丘弘濟」爲金元道士丘處機,拜王重陽爲師,道號長春子,元世祖封爲「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元武帝加封爲「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真君」,後人稱爲「長春真人」。馬書田:《中國道教諸神》(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頁267~285。

⁸³「黃帝」本爲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相傳其生於軒轅之丘,故又稱爲軒轅氏。漢初盛行黃老之學的道家思想,黃帝因而被道教尊爲道家之祖。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頁53。